

■工友情怀



# 难忘工友情

□张军 文/图

“有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激情澎湃的歌声道出了朋友间纯友谊的来之不易，同时也阐述了结交朋友的原则：不是喜新厌旧的猴子抱西瓜丢芝麻；更不是按需索取的权钱交易，因为朋友是伴随你进步的最佳伴侣，忽略了他们的存在，等于失去了前进的部分动力。

2003年，我第一次走进深圳，进入一家车料厂工作。低廉的薪酬、挥汗如雨的劳动强度，让我如梦方醒；原来这里并不是制造富翁的天堂。面对期望的如此落差，我情绪低落的仰卧在工厂外的草坪上，无聊地数着星星。“丹江，最近热不？”突然传来一句熟悉的乡音。我迅速爬

起来，原来是一位小伙子在通电话。待他挂断电话，我赶紧凑上前。一打听，才知道他叫丁大虎，我们两人的老家离得还不到50公里。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在距家千里之遥的异乡，我难以掩饰心中的激动和兴奋，我们海阔天空的谈，直到所有宿舍的电灯全部熄灭，我们才回到工厂。不知是茶水的提神过量，还是兴奋过头，总之，那晚我彻底失眠了。

丁大虎属于那种憨厚、耐力十足的类型。当时我是一名质检员，必须在当天下班前完成当天不良产品的登记上报，以及标示工作。工作琐碎且繁重，得知是

老乡关系之后，丁大虎总会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帮我整理产品。因此，丁大虎被朋友们戏称“第二品检员”。

申春是照片上的第三主人公。与他的相识，是在丁大虎的引荐下完成的。当时，班组正在赶制一批出口美国的产品，生产紧、任务重，再加上另一种试制产品到了确定参数、归档定论的关口，我突然接到家中母亲身体不适、急需钱款的电话，申春二话没说从自己的卡中取出钱，寄给了我母亲。当我接到母亲的电话时，才明白了一切。

三年的时间很短暂，却很充实，特别是一次旅游的经历让我记忆犹新。当时，景区里的一款纪念品让我爱不释手，可无奈囊中羞涩，三个人的盘缠加起来也只够回去的路费。面对两难的抉择，放弃，遗憾终身；购买，回家没有盘缠。“没事！买，咱们走回去。”在丁大虎的提议下，我如愿以偿。

路漫漫，情已了。我们一行三人步行五十多里路，沿着铁路走回了家。虽说如今听起来有些荒唐和可笑，但当时的我们的确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桃园三结义”。无奈生活的无情和艰辛，最终我们各奔东西，但彼此纯真的情感并没有戛然而止，而是如同陈年的老酒愈发醇香。

一张珍贵的老照片，记录的不仅是我们的同甘共苦的一段经历，更是一幅无法再现的画面。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不断地想起这份珍贵的工友情，但愿远在他乡的兄弟身体健康！幸福永驻！

■家庭相册



岳母和她的五个女儿在一起

看着岳母的遗像，自然想起她老人家给我端来姜丝鸡蛋汤的画面。

1983年8月7日8日，我们两家人共五口人，从北京火车站乘坐火车去辽宁省朝阳市凌源县五家子乡五家子村东沟看父母。到凌源县火车站，下了火车，去找公交车，一打听，由于暑期这里连日发大水，道路及桥梁被冲毁，去往离县城100多里远的五家子乡班车停运。归心似箭的我们，租了辆私人三轮车，行驶不到20里路就下车步行。骄阳似火，路面坑坑洼洼，过河只好蹚水过去。我告诉爱人说，你们带着孩子慢慢走，我一人走得快点，先到家找车再来接你们。

于是，我大步流星地往五家子乡走着。不一会儿，天空乌云密布，紧接着下起了瓢泼大雨，伴随着狂风，风雨交加，跌倒，

# 一碗姜丝鸡蛋汤

□孙凤海

站起来继续前行，迷失了方向，终于在山坡上见到了一户人家，敲门一问才知道自己往相反的方向走出10多公里了。我谢过这户人家，重新冒雨往五家子方向疾奔。我全身湿透了，从心里往外感到冷，雨水顺着我的上身流下，浑身哆嗦。经过一个多小时奔走，风雨渐渐小了，我一瘸一拐地终于到了五家子东沟岳母家。进门气喘吁吁地说：“妈，我回来了，您找车去接她们四人也，她们还在半路上呢。”“中！”岳母笑着说，一见我浑身直哆嗦，立即叫我先进屋换衣服后，随手拿来棉被给我盖上。不一会儿，岳母给我端来热气腾腾的一大碗汤说：“孩子，快趁热喝了，以免患大病。”我双手接过来一看，汤里还有姜丝和鸡蛋呢。我喝了后，也许是太累了，不知不觉睡着了。睡梦中依稀听见爱人的说话声，睁眼一看，岳母坐在我身边摸摸头说：“你已经睡了3个多小时，也不发烧了。放心吧，她们都到家了，是凌源县一位好心的教育局孙文局长下乡检查校舍，路遇她们在风雨路上便专程送到咱家的。”

一碗姜丝鸡蛋汤，使我又享受了母爱，避免了一场大病。本应好好孝敬岳母，可她老人家却在1992年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使我再次感到孝顺不能等呀！奉劝双亲都健在的朋友，珍惜拥有，快孝敬双方父母吧！

■青春岁月

# 十八岁，我走上讲台

□黄平安 文/图

一日在乡下游玩，一个十七八岁的乡村姑娘凑到我跟前，腼腆地叫道：“黄老师！”我已离开乡下多年，记忆库里怎么也搜寻不到姑娘的影子，但姑娘的一声轻唤却拨动了我的记忆的琴弦，一缕琴音似长鞭，驱赶着我思绪的马儿在记忆的草原上驰骋。

十八岁，我走上讲台。学校在云雾山下，不通路，不通电，被人打趣地称为“冷庙”。上课、批改作业、备课，日复一日地演绎着千篇一律的“三部曲”，天天几乎都要忙到深夜。每天吃罢晚饭，改完作业，高年级的学生又上来上晚自习了。教室里，每人一盏煤油灯，昏黄的灯焰在风中闪烁、飘摇，显得更加寂静和恐怖。一个小时辅导下来，人被煤油烟熏得直咳嗽，鼻孔也被熏得漆黑，老师们却毫无怨言。下晚自习了，学校顿时变得冷清下来，偶尔传来猫头鹰的长鸣或是月落后的乌啼，令人紧张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这时候，我们挑亮灯芯，又开始准备第二天的课程。一天的工作忙完了，人也累



得筋疲力尽，倒头便睡。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孩子们常常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着我们，这是我们最感欣慰的事情。

在乡村教书的每一天，我常常被孩子们感动着。他们纯洁得如同秦巴深处的一泓碧水，勤劳得像可爱的小蜜蜂。他们敬重老师如同父母，有时父母的话可以违抗，而老师的话却言听计从。早上，办公桌上会悄悄地插上一束带露的野花；初春，厨房里时不时会添上一些鲜竹笋和香椿芽；作文时，常常会冒出一一些意想不到的冰清玉洁的妙句。家长们也是十分厚道的，只要你工作兢兢业业，不误他们的子弟，你

敬他一尺，他非敬你一丈。平日里支持学校的工作自不必说，到了那些传统的节日或重要的农事活动，老师们就是多长几张嘴，也无法满足他们的真情相邀……我敢说，凡是在乡村工作过的教师，山里孩子纯朴的形象便被烙进了记忆深处，不管岁月如何流逝，他们的影子再也挥之不去，而且历久弥新。

乡下教书的日子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远去了，但它却给我留下了许多终生难忘的启迪：对待工作永远要有热情、有爱心、有敬业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工作，对得起生活，对得起我们所走过的路。



我两周岁大的时候，父亲才复员回家。母亲说，父亲刚回来时，穿着军装，戴着军帽，很是威严。每次见到他，我都哇哇直哭，或许是心里对开枪打仗的人有种天生的畏惧感吧。后来，父亲试着慢慢亲近我，我睡觉的时候，他就一边拍着我的后背，一边重复着小花猫的故事。也奇怪，那些故事他讲过无数遍，我却百听不厌。

# 复员后的父亲

□刘耐岗

父亲也时常带我上街去玩，或是回农村老家看望奶奶。上街的时候，父亲喜欢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用胳膊夹住我的双腿，胆小的我总是用双手紧紧扒住他的头，生怕不小心掉下来。回老家时，父亲骑车带着我一路穿街过巷，自行车前梁绑着的小竹椅就是我的宝座。父亲偶尔也会把车子停靠在路旁撑好，嘱咐我千万不要动，然后自顾自去路边买菜。而这时的我坐在无人驾驶的车子上面，精神高度紧张，屏住呼吸一动也不敢动，盼着父亲赶快回来。

那个时候，物资供应相当紧张。因此，对于美食更是记忆犹新。父亲在肉食店工作，每过一段时间，他总会买回一斤烧猪肉，看着我和奶奶香香地吃起来。有一次父亲出差从外地捎回一个哈密瓜，那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甜的一个瓜。长大后再买哈密瓜，也没有那么甜了。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为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